

07

廣陵文苑



第4-6卷

第四期

一九八八年元月

(1988)

政协扬州市广陵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组编

目次

一、北伐前后忆谭	李为扬	(1)
二、棋孟尝张毓英	张 南	(4)
三、救亡活动在商城(节录)	章汉夫	(6)
四、漫话正阳楼	杨穆春	(8)
五、娇姿重现小秦淮	蔚文·任如	(10)
六、关于四岸公所	李 寅	(13)
七、扬州昆曲净角王必成	耿鉴庭	(14)
八、阮元与汪中	张景山	(15)

北 伐 前 后 忆 谭

· 李 为 扬 ·

扬州位于运河枢纽，又为水陆码头，盐政中心，民殷物阜，自古成为兵家必争之地。近如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时期，太平军就曾三次进军扬州，攻破清朝在扬州一带所建立的江北大营；旋因兵单不守，又三次撤退。六十年以后，北伐战争时期，即民国十五、六年间，扬州又几经两军拉锯战。其时，北军是北洋政府中直系后期的大军阀孙传芳，号称“浙、闽、苏、皖、赣五省联军总司令”所统辖的部队，南军是广州革命政府的北伐军，当时扬州人民分别称之为“联军”和“党军”。在那期间，只见一时党军进城了，过一些时联军又进城了，再过一些时党军又进城了，如此往复交替。北伐前，扬州是联军防区，但军营在城外，城里看不见队伍；到拉锯战时，就举行“进城式”了。所谓“进城式”，也就是军队穿过各退衙大街，然后再出城到营房驻扎，实际是向人民表示扬州城已归其占领了。其中许多次的易手，在扬州城里简直听不到枪声，不知双方是在外围作战，还是一方早就作了战略转移？总之，人们根据举行的“进城式”，就意识到扬州城又易手一次了。惟有民国十六年阴历“三月初七”（1927年4月8日）那一次战斗，联军大反扑，扬州城里都可以听到城墙内外有密集的枪声；有一些胆大的青年还爬上北城墙，掩蔽在城垛旁观战。

当时扬州是一个消费城市，大街上商店鳞次栉比。胜利一方每进

一次城，商会规定各商家店铺都要悬旗欢迎。东关是进城起点，然后走向“财神庙”，再向南过“运司衙门”（即今国庆路）……。每次我总有幸参观“进城式”，只见沿街两侧挤满了看热闹的人，街面又窄，各家商店把旗帜斜插门首，表示“欢迎”。一眼望去，真是“旌旗蔽空”，煞是好看。联军一进城，一律“红黄蓝白黑”的旗帜；党军一进城，一律“青天白日满地红”的旗帜，万无一误。原来各商家奉商会之命，早制作好两面旗帜备用，联军、党军交替进城，他们就“五色旗”、“青天白日旗”交替悬挂，可以说是善于应变的了。连同扬州当时街头所唱，似乎也跟着变调，党军进城了，在街上就听到孩子们唱：“打倒列强，打倒列强！除军阀，除军阀！……”联军进城了，他们在街上就改唱：“红黄蓝白黑，打倒蒋介石！欢迎孙传芳！阿弥陀佛张宗昌！……”绝不会唱错。

在这瞬息变易的过程中，使人们产生了比较的概念。不论哪一方胜利，尽管都是经过了整队才穿城而过，给人的印象却大不相同：党军都是一律草绿色军帽、军装，绿球鞋，步伐整齐，精神抖擞，给人以纪律严明之感；联军衣着比较杂乱，盔帽不一，布鞋草鞋都有，布法参差，使人感到军纪涣散。城外的天宁寺、重宁寺，总是成为两军的军营。党军驻扎时，常看到他们排成整齐的横队，前面一位军官，手执短棒指挥，全体齐声唱着：“黄花岗上草青青，鲜血洗净中国魂。……”歌词激昂，音调铿锵，朝气蓬勃，使观众久久不忍离去。联军驻扎时，也曾看到三三两两的士兵在操练，手中挥舞着马刀，一面在唱着军歌：“曾记得，刘关张，桃园三结义。那关羽，真英豪，三鼓斩蔡阳。……”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，一个所谓“中央政府”的军队，还用这样的歌词来鼓舞士气，真令人啼笑皆非。

经过拉锯战，北洋军阀势力被打垮，新的革命政权建立。扬州人民在大汪边广场举行了“江都县各界民众欢迎北伐进军大会”，整个操场上挤满了人，只见黑压压人头攒动。在操场南端向北搭了一个主席台，我在学生行列中恰好靠近主席台的地方，亲见国民革命军第一路总指挥何应钦莅临讲演。这时，有一架飞机飞到会场上空作低空盘旋，接着撒下传单，传单只比现在的公共汽车票略大，分红、黄、绿、白等多种颜色，每张传单上印一句“口号”，如：“打倒列强！除军阀！”“国民革命胜利万岁！”“拥护国民政府！”……等等。当传单从飞机上撒下时，立刻被风吹散，满天五彩缤纷，迎风飞舞，好象“天女散花”一样，非常壮观，群众均翘首鼓掌欢呼。数日后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来到扬州，因他当天就离开，所以没有召开欢迎大会，只是各界代表假座瘦西湖徐园举行了一次茶话会。会后，每位代表都得到两枚赠送的像章，有铜元大小，后面嵌有别针，可以佩在胸前。一枚是青天白日徽，白日中央饰孙中山头像；一枚是蒋介石头像，上印八个小字由右至左：“欢迎北伐蒋总司令”。从此扬州城开始了国民政府统治时期。

（注：我的姐夫钱抱儒曾任惠阳兵工厂代理厂长，他也是代表之一，并将两枚像章转送给我，蒋介石的像章就是剃的光头照。近见南京《周末》第279期载文说：蒋介石是1934年实行“新生活运动”后才开始剃光头。——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。）

~~~~~  
（上接9页）又没有召集人，也无规章制度，任何人都可参加，是个自发性的组合，任人进行自由买卖。解放后经过粮食统购统销，这个自由交易的场所也就自然停业了。

（李春江、景鉴堂、孙幼臣、施学勤等提供情况）

◎ 棋 ◎ 孟 ◎ 尝 ◎ 张 ◎ 毓 ◎ 英 ◎

张 南

扬州曾有“象棋城”之称，可见扬州人十分喜爱象棋。

然而热心于扬州象棋事业的莫过于人称“棋孟尝”的张氏毓英了。

民国时国内围棋著述颇多，而象棋著述时人以为“下里巴人”，很少有人关心。张氏毓英高瞻远瞩，决心为整理象棋奕局，培养扬州象棋人才作出贡献。在张氏毓英努力提倡下，扬州棋风颇盛，一时名手济济，人材倍出。扬州名手周焕文与王浩然老谋深算，为当时棋坛坛主，一时无人与敌。“丝绵老虎”张锦荣以绵密见长，杨万源、朱锦堂棋风一刚一柔，人们称之为“哼哈二将”、“前哨先锋”。后起之秀如雨后春笋，既有名将沈文莹，也有“三剑客双枪将”窦国柱、“华北七省棋王”周德裕，还有虚心好学的朱剑秋等，众名手齐集于张氏门庭，迎战海内棋坛诸名手。外地棋友来访者常为张氏座上客，永嘉林奕仙、南京万启有、湖北雷海山、江而邵春林、福建连学正、浙江平阳人称“棋坛总司令”的谢侠逊诸名手，均先后来扬作友谊观摩比赛。

张氏毓英祖籍仪征，太平天国时举家迁扬，住疏理道。其为人谦虚和蔼，礼恭下士，不管长衫棋友或短衣奕者，张氏均以礼相待，食宿均由张氏安排招待。

为提高扬州象棋棋艺，张氏特制金牌一枚，上铸“夺得锦标归”五字，金光闪闪，以作来人破阵获胜奖品。此棋擂设于张氏宅内，宅中四员大将随时应战，头阵朱锦堂，二道防线林奕仙，中军张锦荣，主帅王浩然。自开擂以来，奕者络绎不绝，防线固若金汤。外地来访者能破头、二道防线已属很少，过五关斩六将者绝无仅有，可见当时扬州象棋棋艺惊人。

抗日战争前，张氏经常发函汇款邀请外地象棋名手来扬，对经济困难的不仅寄足旅费，并为其安排好家庭生活。棋友来扬后对局，防其故作和局或棋艺一般化，张出银元两元置于桌旁，谁胜银元即归谁所有，名曰悬采。

张氏从不见其着棋，但喜作壁上观。对于好手棋局辄留稿欣赏、评论是非。著《象棋精谱》一书自费刊印，遍赠亲友以提高棋艺。名手对局棋谱至今犹存。百岁棋王谢侠逊曾将该著转载于《象棋谱大全》，足见斯书影响巨大。这里有一段趣事，足见百岁棋王重视扬州棋界。1927年江苏武进棋手费锦钦拟了一篇《滑稽总司令部职员姓系》，刊载于上海《时事新报》，推谢侠逊为“棋坛总司令”。老谢也不推辞，就在报上发表了《丁卯元旦通电》，宣告“总司令”就职，谢即以“总司令”名义组织“象棋点将会”，分别委任全国各地名手以官衔，对扬州棋手格外青睐，皆委以“高官厚爵”。他拟扬州棋坛名将周焕文为“前敌海陆空总指挥”，忽接周忽然病道，谢很悲痛，遂以总司令名义写了一副长挽联：

双龙斗角，两虎磨牙，放眼看山河，等是棋争一着！  
每当雨雪敲残，马迹车尘，更得何人能对垒？

潮咽护江，风凄邗水，抚怀数耆旧，谁知梦隔重泉！  
犹幸箕裘克绍，笔歌墨舞，依然拥我独登坛。

悲哀之余，他委任周焕文的二子周德裕为“棋坛总司令部陆战队总指挥”兼奉、吉、黑、直、鲁、江、浙七省都统，委任棋孟尝张毓英为“副总司令”，可见对张毓英之重视。

扬州象棋棋艺兴旺发达，在张氏重视下，一度时期几乎国内无敌，其时多次派人与海外华侨交流指导棋艺，对南洋群岛华侨颇有影响。

解放后，全国象棋赛第一次华东赛区曾在扬州举行，张毓英任总裁判长，不久去世，国内老一辈棋手无不怀念斯人。

注：①此稿为胡展先生生前口述，邦元与余一道整理。②整理时欣逢《扬州日报》发表与张毓英有关零星材料，遂一并辑入。

救亡运动在商城（节录）

章汉夫

按：1987年9月是“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”五十周年纪念，市政协邀集原“江文团”部分老同志举行了座谈会。并打算在《文史资料》上刊文纪盛。区党史办征集到1938年《新华日报》记载有关“江文团”活动的文章，现节录转载以飧读者。

.....

是在一所学校里，赤足涉过了四五寸的水，到了三间并排的房间。在中间屋里有几位男女青年，有的忙着写正楷，这是一份《“七七”告同胞书》，预备石印的。另一位在写钢板，那是预备张贴的连环画。有几位在编辑壁报。左右间壁，是青年们的宿舍，不，是他们的会场，也是工作室。有一群青年正在讨论着读书中的问题，每个人在忙着。用桌子搭起来的临时床位，

没有一张空的，上面并没有人睡，都有人在那里工作。屋顶上铜板大小的漏洞，有好几个，雨水已经不是漏下来，而是直灌了。屋内的青年，丝毫没有感觉到受妨碍。

这是××集团军总政训处救亡工作团第×组。这批在扬州沦陷前就进行救亡工作的中学师生，不得不在沦陷前夜出走。他们走过了苏北、安徽，他们说到沿途工作的情形，总是那么兴奋。提到六安在他们帮助下，成立了工人抗敌后援会等，提到寿县收复，他们更是愉快。这次收复寿县的自卫队，就是他们帮助组织起来的。他们在商城“待命”——就要出发赴英山。但是，他们不偷闲，不仅帮助和参加“七七”，还协助各青年救亡团体改善组织、讨论工作计划和方式。

这是个极亲爱和谐的健全的救亡团体。民主集中制，是完全实现了的。组长以下有各部长——宣传、组训、自教、总务，有经济委员会，团员分为若干小队。每周讨论政治问题，检讨工作，相互批评。不久以前，讨论过陈周秦三先生的“我们对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”，昨天又讨论了鄂豫皖边界地区在保卫武汉中的重要，工作环境和条件，工作任务和方式。继续了四小时的讨论，只有因争论而热烈，绝没有丝毫倦容和松懈。

步行，是他们的唯一交通工具。苏北经皖入豫，是步行的，今后也仍将步行。女同志，也一样跑的，他们个个都比前更健康了——不论是身还是心，他们没有师生的界限，有友谊的亲爱。他们的一个同志，在路上因涉水步行，误入山沟身死，团员咸皆缠黑带哀悼。现在正在举行追悼会呢。

商城街上，到处是他们写的标语，壁报，漫画，……在“七七”前举行了一次街头演讲，一次家庭访问。他们，在商城是救亡工作的推动者，是模范！

（摘自1938年7月22日武汉《新华日报》第四版）



## 漫话正阳楼

杨穆春

年近花甲的人都知道扬州教场有座正阳楼。它不是名胜古迹，也没有画栋雕梁。可它肩负过扬州解放前十多年的粮食交易市场。常年累月，不论刮风下雨，酷暑严寒，都有粮食商贩、米行老板到这里来进行自由交易。本来嘛，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因此这里的交易引起人们的特别注意和关心。

原先正阳楼是茶馆，粮食交易在别的场所。后来粮食经营者们逐渐转移到正阳楼来，于是吃茶、研究粮食价格就结合起来。人们提到正阳楼，即意味着去米市，提到粮食交易，当然是去正阳楼。

经过走访正阳楼后代以及年长的邻居与粮食业的先辈等人，才知正阳楼还有一段变迁的历史。主人李贵生，姑不论其生平，他建楼前曾是扬州驻军旧军阀徐宝山的部下、缉私营的营长。据说因他缉私有功，得到一笔赏钱——两箱金元宝，金元宝每只重五十三两，他就用这笔款子在教场德春茶馆原址盖了这座楼，占地有一千六百多平方米。因他是湖北人，就起名汉阳楼。同时新制八仙大桌四十张，元凳三百二十张，金光锃亮。大桌对角钉有铜牌两块，是供顾客吸水烟放水烟媒子防止烧坏桌子的。

起初汉阳楼上是荤茶馆，供教场游客和养鸟者休息喝茶，还曾为顽杂耍者提供场所，放过无声电影，后此楼租给冯某，改名“朝阳楼”；旋改租给王某，改名“四海升平楼”。直到租给帅某，改名“正阳楼”，才引进粮商改卖清茶。这是在扬州沦陷之后了。再后就

由李家收回，先由李春林、后由李春雨经营，解放后又由李春林经营，楼上卖茶，楼下作场。浴室是后开的，原名龙海泉，后改名西园，又改名为中央浴室，“文革”中改名为群众浴室，目前仍称中央浴室。

早先在正阳楼的南边有个范围不大的茶馆，叫“碧萝春”，经常有经营粮食的商贩在那里进行粮食交易。自正阳楼开业，经帅某和李某的先后吸引，将那里的客商慢慢地引到正阳楼来汇样，正阳楼这边客商越过越多，市面越做越大，终究成为一个粮食自由贸易中心和信息交流网。在人们的印象中，正阳楼和粮食交易已变成一体。

每天下午，这里是万商（粮商）云集，热闹非凡。这些商贩不论买与不买，都要来光顾一下。正阳楼茶馆帐桌上只要见到来人的影子，无论喝不喝茶，就替你记上一笔帐，月底上门收钱。

每天来这里的有便益门外的粮行、凤凰桥的米店、城里的小米店老板、西北乡的小商贩和西山的驴帮，也有上海、无锡一带的粮食大老板驻扬的庄客来看看市面。

这些客商米贩每天来这里看行情，做交易。入座后把要卖的米包成小包做样子，要买的看样买货，自由议价。这个行情根据原来价，当天上市粮食的多寡、市面的盛衰和上海《申报》、《新闻报》、无锡的《导报》提供的行情，相互协商议定。他们不带米也不带钱，言明次日到某处付款提货，或送里某地取款。

正阳楼虽然热闹，但不过是个小商小贩在活动。真正能呼风唤雨制造行情，左右市西，造行大宗买卖的还是那些上海、无锡的大老板，他们进行交易的场所往往在颐园茶社。

这是一个特别的市场，它不属同业公会的领导，（下转3页）

## 娇姿重现小秦淮

蔚文·任如

南京秦淮河，以风光潋丽闻名。扬州小秦淮，与之相比，既较相似，但又稍逊之。其婀娜艳名，却与扬州之西湖称“瘦”一样，具有小巧玲珑特色。清代扬州一度繁华，尤其是乾隆皇帝六下扬州，盐商富贾争相邀宠，把扬州一座座园林，打扮得高雅秀洁，清丽无伦，小秦淮就更加花团锦簇，名噪一时。

小秦淮是贯穿扬州市区南北，长约三、四里的一条河流。她是怎样著名的呢？请看清初知名文士、徽州祁门的胡善麇（麟的异体字，以下即用麟）写的一篇《小秦淮赋》。这篇赋一开头就这样说：“扬州城西而北，有虹桥焉，天下绝称之，其水号小秦淮。”扬州瘦西湖入口处之虹桥，风光明媚，过去文人形容她是“彩虹卧波，丹蛟截水，不足以喻”。清初文人名士又在虹桥诗文集社，赋诗千首，所以虹桥盛名传播四方，尤以王士禛（号渔洋）的“虹桥飞跨水当中，一字栏杆九曲虹，日午画船桥下过，衣香人影太匆匆”一诗，百年来脍炙人口。关于小秦淮的说法，《扬州画舫录》的作者李斗认为“自小东门至东水关为小秦淮”。民国初年王振世在《扬州览胜录》一书中，也说“小秦淮自小东门里东水关一带，……”扬州人一直习惯于后两种说法，但也赞赏胡善麟的意见，并不把著名的虹桥摈斥在外。好在城两而北的虹桥之水，原与贯穿城南而北之水汇而为一，虹桥之水北通瘦西湖，直达观音山、大明寺，回头进城经西园曲水、香影廊、水绘阁、乾隆御码头（今扬州西园饭店门前）、天宁寺、史公祠

诸名胜、古迹，逶迤南向市区小秦淮河。这虹桥则好比锦袍上的一袭玉带，由此一折，不啻花明柳暗，更为小秦淮添妍加媚。

扬州小秦淮，距今已二百多年，几经盛衰。《扬州览胜录》书中说小秦淮是“昔为繁华胜地，歌楼舞榭，栉比鳞次，名士名妓，风流韵事，盛极一时”。此指康、乾时期，那时扬州小秦淮通画舫的城内码头就有钓桥、头巷、二巷等，小游船可沿岸停靠，随意上岸。小船不算，单是官府盐贾的大型画舫即有三十多艘。同时，小秦淮也是扬州人，包括来扬州的人，经常游览之所，取其临近方便。试看胡善麟《小秦淮赋》中所说：“当夫春风初暖，冬冰未撤，暑雨乍收，秋云正洁，相与呼爵命侣，络绎纷纶，乘画舫，出重闾（音因，城门的意思），随轻飏，泛轻沦，丝管竞奏，肴核杂陈”，这是指小秦淮游人之多啊。每逢佳节良辰，如中秋、重阳，则人们游兴更浓，以至于小秦淮河中“群棹齐起，争先逐进”，甚至日以继夜游兴不尽。请看小秦淮晚景，又是一番风光：“晚烟渐起，明霞已没，华灯张，兰膏发，火树炫煌，锦花蓬勃……。”胡善麟更夸张的说这小秦淮的晚景简直是如“散万点之流星，冷中天之皓月”。从小秦淮直达瘦西湖，当时之盛真是湖光不“寂历”了（《小秦淮赋》原文，寂寞之意），林樾从不“空濛”了（同上，林樾指岸畔林间），这些豪富公子，达官贵妇，盐商大贾，一掷千金，追欢买笑，这种盛况说明小秦淮也是一个销金之窟。

平民百姓对小秦淮也加意爱护美化。你看这两岸普通人家，也多是“官柳连堤，野桃散谷，处处粉榆，家家桑竹”。扬州人家素有栽花种草之癖，那怕陋巷小院，也要有花数盆，沿河人家更可以“门挂藤萝，墙封薜荔”，“十里都栽竹，无家不养鹅”了。至于小秦淮当

日两岸的酒肆、茶坊、书社、歌场，就有过著名的评话艺人邹必显说《飞蛇子传》，蒲天玉说《清风闸》（即皮五辣子），苏州来的著名琴师邬抡元在此设帐授徒，“合欣园”的酥儿饼，是扬州著名小吃之一。人到小秦淮，可以得到眼、耳、口、鼻的同时享受。

小秦淮曾盛极一时，后来逐渐荒废，河床淤塞，荒草斜阳，污水秽气，沿河居民深以为苦。解放后，扬州市人民政府规划扬州城要成为旅游胜地，包括彻底重修小秦淮。从一九八六年动工起，至一九八七年底，已完成修整工程。昔日狭窄的三元巷，已拓宽为宽阔的三元路，西接石塔路，东连琼花路。扬州马路的特色，是把古代名城遗迹与现代化相结合，这三条路上即有唐、宋代的石塔、银杏和著名的唐代古木兰院故址。扬州素以园林称最，在小秦淮两岸边的萃园、珍园，与现开放的何园、个园、小盘谷等一样，是扬州保存得较完好的清代名园。萃园、珍园现为扬州高级饭店，与新建成的绿杨村酒楼，都沿小秦淮傍水建楼造阁，雕窗格扇，朱栏围绕，又皆飞檐翘角，体现古城风貌，且夹于临滨长槐翠柳之间，游人到此，品茗小吃，虽身在闹市，却眼观水景，不禁使人心身一静。这一段小秦淮的河床已经疏浚完工，两岸用乱石自成纹理铺成斜堤，再无坍塌荒废之虞。岸边栽花种柳，有花砖铺成小径。清晨但见鸟鸣枝头，蛙咽水畔，学生三、四，书声朗朗，成为扬州市内的天然湖滨公园，一派金陵秦淮秀色。

~~~~~  
(上接 13 页) 再缴税金六千元，合计缴税款一万八千元。

四岸公所，除办理盐价盐税之外，还为慈善事业集资，造福桑梓。随着盐业的衰微，四岸公所便逐渐失去存在土壤，以致现在仅有其名而已。

● — ● — ●
 ()
 (关)
 ()
 (于)
 ()
 (四)
 ● ●
 (岸)
 ()
 (公)
 ()
 (所)
 ()
 ● — ● — ●

— 李寅 —

扬州丁家湾 118 号有一座高大宏伟的磨砖门楼，此为原来的四岸公所旧址。公所建于清末民初，当时购置民房多间，改大门朝南，门楼花费万元巨款，旁有一片空旷地带，就是今天的广陵小学所在地。目前状况，仅有三座楼房，年久失修，已经斑驳破旧，旧存清代楠木厅（广陵小学内）建筑，1962 年 5 月经扬州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。公所旧貌，依稀可辨。

四岸者指：湘、鄂、赣、皖四个通商口岸。四岸公所乃是办理两淮盐业通向这四个口岸的联合办事机构。两淮盐业有悠久历史，时经营盐业有场商、运商、食商之分，须经过产、运、销三个渠道，运盐既有分工，又有联系，是盐业的有机组成部分。扬州是盐业的集散中心，又是两淮盐运使衙门的所在地，各省盐商多云集于此，盐务手续办理较繁，须有专业机构来处理日常业务，因此，扬州的四岸公所是当时盐业发展中的必然产物。

公所由大盐商掌握实权，他们核定价格，确定供销，决定调运数量。公所内有办事人员多人，经办盐税、盐价两方面的具体业务。办理盐税要从钱庄开票，去中国银行办理手续，凭证向运使（民国时盐务稽核所）领取税票。交纳盐价，以税票在场盐商会（今新大原巷 62 号）办理，先交纳半数，待食盐抵达口岸出售后，通过委托钱庄代办，补足差价。客商持税票、盐价票往仪征十二圩扬于总站领盐，雇用民间木船运各地销售。

船舶到达各岸，由榷运局接受，凭扬于总站票据进行编码登记。一票盐，大岸定为四千包（一票为 500 引，一引为 8 包）。如在扬纳税一万二千元，抵达目的地，还要去榷运局（即盐业稽核分所）（下转 12 页）

扬州昆曲净角王必成

耿鉴庭

王必成先生，是扬州钞关城外紧靠城门小茶馆的店东，也是昆曲的名净角，声音宏亮，唱时善用丹田之气，听来韵味极厚，其《醉打山门》一折，堪称绝唱。

王之茶馆，地处驿路要冲，乃旧时报马必过之地。王见暑期报马上之骑士，虽渴而无暇饮水，遂与耿公晓麓相商，配制“千里梅花丸”以赠报马骑士及苦力远行之人，为暑期行人之保健，作了贡献。相识者，誉之为爱做功德之人。

七·七芦沟桥事变起，越数日，适逢昆曲集会之期，同人提议合唱《十面埋伏》，王必成先生唱了《单刀赴会》，当其唱到“莫觑觑汉家基业”时，不但起立扬手，表现了指责的正义，而且嗓音中也流露出一愤与豪壮。余音绕梁，至今难忘。八·一三淞沪战起，其时，不拘老少，均致力于抗战救亡，曲友再也无法演唱。

十二月十四日，扬州沦陷，其时城门关闭，北走无望，隔河之南，已处铁蹄之下，王老独坐室中，当其于门缝中探望时，竟中弹而毕命。

抗战胜利，华夏重光，曲社又作八年来的第一次集会，大家分唱了济颠僧“扫秦”、雷海清“骂贼”、费贞娥“刺虎”、郭子仪的“收京”“卸甲”等曲，一方面祝贺胜利，一方面又悼念曲友王必成先生。

先生之于名万青，亦擅长扬州清曲，亦为扬州著名清唱家。

今年逢其殉难五十周年，故写此文，以供纂修地方史志者之采摭。

阮元与汪中

张景山口述

阮元是清代大文人，乾隆进士，历经乾隆、嘉庆、道光三朝，官任“九省疆臣”。他原籍仪征，家住扬州旧城迤谿巷，因他晋封太傅，荣归故里，改名为太傅街，一度改名毓贤街，沿用至今。扬州人对阮元、阮太傅，几乎是人人知晓，且有不少神奇的传说。但是，和阮元同时代齐名的学者汪中，现代人却知道的不多。汪中也是扬州人，他与阮元在学术上各有千秋，但在命运上迥不相同。

汪中家贫，幼年丧父，靠母帮工度日。他聪明好学，记忆过人。少年时在书铺打什，借此博览群书，通晓经史百家，世人赞之“无书不读是汪中”。他能诗善文，因事母至孝，未参加科举考试，常以帮书商选书，所得薄酬，维持生计。他为人耿直，仗义敢言，“见负盛名者，必讥弹其失”。汪中比阮元年长，他的学问受到世人尊重，也得到阮元的推崇。但是，由于他们富贵贫贱之差，而在交往中为阮元祝母寿、办母丧，留下了隐怨。

阮元少年登科，又被乾隆看中，进翰林院，任礼部侍郎，加官进爵，衣锦荣归，为母寿太办喜庆，大兴土木，扩建官府门庭，住宅周围民房，纷纷拆除迁让，唯独照壁前卖童儿糕店老夫妇，固不搬迁。

阮元派家人查问，原来小店门前贴有汪中亲书一副对联，上写：时宪书有吉凶二字；下写：大清律无强拆之条。阮元为此思之再三，不好轻率行动，想了一个良策，采取迂回温和的方法，多用钱买静求安，使老人乐意迁让，但对汪中很为不满。

隔了若干年，阮元宦海浮沉，从京官到地方，从学政升总督，老母病故，循例回乡守制。这时的汪中，已年近五十，专心博考先秦图书，在学术上更使名家赞叹，但在生活上仍是个寒士。当阮府举行母丧悼念仪式的时候，住宅内前后几进，开道贯通，一片白色，孝堂挂满挽联挽幛，两旁和尚、道士，官办、民间乐队，吹弹丝竹，哀乐起伏，气氛庄严肃穆，官、绅、学、商等知名人士，依次行礼，汪中也参与其中。汪中家寒，平时不修边幅，这次特地借来衣冠参加吊唁。偏偏在他叩首行礼时，帽子脱落下来，按礼节不能用手拾帽，只好跪着以首就帽，就着又掉，掉下再就，一副滑稽模样，人们禁不住吃吃发笑。阮元看在眼里，气在心里。时隔不久，阮元忽然对汪中颇为关心，要帮他解脱穷困，举荐至某地就任知县，汪中不得不筹集盘费赴任。可是尚未到任，又接通知转换他处，如此往返数次，汪中原就家贫体弱，如今疲于奔波，没处到任，心中又急又恨，终因贫病交迫，死在杭州僧舍。

（久均、朝刚整理）